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七十四

列傳

宋 七十八

張俊 子蓋

張宗顏

劉光世

王淵

解元

曲端

王支直

李寶

成閔

趙密

劉子羽

呂祉

胡世將

鄭剛中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

按宋史地理志成紀屬秦州不屬鳳翔宋名臣言行

別錄載俊秦州三陽人

好騎射負才氣起於諸盜年十六為三陽

弓箭手政和七年從討南蠻轉都指揮使宣和初從攻
夏人仁多泉始授承信郎平鄆州賊李太及河朔山東
武胡羣寇功最進武德郎靖康元年以守東明縣功轉
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种師中往援屯榆次金人以數
萬騎壓之俊時為隊將進擊殺傷甚衆獲馬千匹請乘

勝要戰師中以日不利急令退保金人謀俊計不行悉

兵合圍攻益急榆次破師中死之俊與所部數百人突

圍而出且行且戰至烏河川再與敵遇斬五百級金人

圍汴京高宗時為兵馬大元帥

按宋史欽宗本紀靖康元年冬十月命康王為

天下兵馬大元帥

俊勒兵從信德守臣梁楊祖勤王高宗見俊

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累功轉榮州刺史建炎元年

正月從高宗至東平府

按建炎元年即靖康二年也三朝北盟會編載靖康二年正月三

日癸巳兵馬大元帥次東平府

時劇賊李昱據兗州命俊為都統制討

之與數騎突圍撓戰諸軍爭奮賊遂殲進桂州團練使
尋加桂州防禦使中書舍人張洙自汴京齎蠟詔命高
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大計俊曰此金人詐謀爾
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高宗許之遂
如濟州開啓乾龍節迫夜有告高宗欲俟元帥謁香劫
以叛羣議集諸軍屯備俊曰元帥不出姦謀自破賊術
窮黎明引軍北遁俊勒兵追殺之進徐州觀察使高宗
以俊忠勞日積遷拱衛大夫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俊

懇辭勸進高宗涕泣不許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
歸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位無以稱人望且白耿南仲
奏之表三上高宗發濟州俊便道扈行至應天府高宗
始即位初置御營司以俊為御營前軍統制遣還京迎
隆祐太后權秦鳳兵馬鈐轄尋奉太后及六宮以歸除
帶御器械時江淮羣盜蜂起俊討杜用子淮寧趙萬郭
青于鎮江陳通于杭州蔣和尚等于蘭溪皆平之落階
官除正任觀察使二年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尋破

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進武寧軍承宣使帝如揚州
召諸將議恢復俊曰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為險
練兵政安人心俟國勢定大舉未晚俊又請移左藏庫
于鎮江既而敵掩至已逼近旬俊亟奏飭甲乘從帝如
臨安苗傅劉正彥反俊時屯兵吳江縣傅等矯詔加俊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三百人赴秦鳳命他將領
餘兵俊知其偽拒不受三軍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
郎求決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張浚語俊以傅等欲

危社稷泣數行下俊大慟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呂頤浩至俊見之亦涕泣曰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憾韓世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之俱世忠為前軍俊以精兵翼之光世次之戰于臨平傅等兵敗開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入城見帝于內殿帝嘉勞久之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尋為浙東制置使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杜充棄建康韓世忠自鎮江退

保江陰帝如明州俊自越州引兵至烏珠攻臨安帝御樓船如溫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癸卯除夕金兵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與戰兵少却其將党用丘橫死之於是統制楊沂中田師中統領趙密皆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力戰殿帥李質以班直來助守臣劉洪道率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俊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四年正旦忽西風起金人乘之果復攻明州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金人奔

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烏珠
後七日敵再至俊引兵趨入台州明州居民去者十七
八未幾江浙羣盜蠭起授俊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
使以所部招收羣盜命後軍統制陳思恭隸之且令兩
浙宣撫使周望以兵屬俊劉光世韓世忠之外諸將皆
受節度六月改御前五軍為神武軍俊即本軍為神武
右軍都統制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
西羣盜悉平改江南招討使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孔

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悍疆據江淮湖湘十
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多造符讖蠱惑中外圍
江州久未解時方患之范宗尹請遣將致討俊慨然請
行遂改江淮路招討使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
間俊急趨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決矣乃歛兵若
無人者金鼓不動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
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為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為
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

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俊用楊沂中計親以步兵當其前精騎數千授沂中及陳思恭俾從山後來擊以午為期俊與賊鏖戰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復筠州臨江軍追至北奉新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椒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為張鐵山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憊奉新失險之敗據石矢坡憑

山以木石投人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數萬俱潰
馬進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四
年十月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舉朝震恐或請他幸俊
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進一步庶可脫當聚天下
兵守平江徐為計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
一州非也公但堅前議足矣遂以俊為兩浙西路江南
東路宣撫使屯建康既而改淮西宣撫使瀕江相距逾
月敵不得入俊遣張宗顏潛渡至六合出其背敵將引

去復繼遣王進薄諸淮大敗之獲其將程師回張延壽以
獻五年劉麟入寇俊與楊沂中合兵拒于泗州六年改
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劉麟兵十餘萬犯濠壽詔併以
淮西屬俊楊存中

按宋史本傳於紹興六年後即稱楊存中
存中孝三朝北盟會編紹興十年十

月始賜楊沂中
名存中附識

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俊分遣存中

與張宗顏王瑋田師中等自定遠軍次越家坊遇劉猷
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家灣遇猷大
兵與戰殺獲畧盡降者萬餘人猷僅以身免拜少保

加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七年改淮南西路安撫使
置司盱眙俊與韓世忠入見議移屯命俊自貲貽屯廬
州九年金人約寢兵許之賜俊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
按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九年金國通好張俊加少傅
三朝北盟會編亦作九年本傳作八年今依本紀改十

年金復渝盟破河南並圖順昌府命俊策應劉錡

按三朝北

盟會編載高宗紹興元年五月金人敗盟烏珠率李成
孔彥舟鄒瓊趙榮入侵又按劉錡與烏珠戰於順昌城
下係紹興十年六月事宋
史本傳作九年今據改俊督軍渡江金人引退繼而

金人三路都統自東南兩京分道來侵抵亳州北渡河

俊收宿亳諸軍擊之盡復衛真鹿邑等地師還十年鄴
瓊在亳州俊以大軍至城父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
趨亳與俊合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遂復亳州留統
制朱超守之俊引軍還壽春進少師封濟國公十一年
二月烏珠入合肥漸攻歷陽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見
俊請速出軍俊遣兵渡江諭諸將曰先得和州者勝王
德願為諸軍先士鼓譟而行敵已據之德率衆渡采石
先登俊宿中流德抵城下金人退屯昭關後三日復敗

金將韓常于含山命關師古復巢縣遂復昭關使左軍
統制趙密偃兵篁竹出六丈河以分金勢張守忠以五
百騎敗金人於全椒未幾敵斷石梁以拒俊俊疾作力
疾引衆涉流登岸追擊之王德與楊存中劉錡會兵敗

金人于柘皋

按三朝北盟會編載紹興十一年二月三日金人陷廬州十日張俊軍統制王德渡

江先入和州十八日張俊楊沂中劉錡及金人戰于柘
皋鎮大破其軍二十日張俊克廬州三月四日金人攻
濠州張俊楊沂中劉錡在廬州濠州發流星馬告急者
日三四適會俊沂中錡軍皆退廬州諸軍各人負十日
糧米欲越過定遠縣退還江上俊遂越過定遠縣不得
已令諸軍趨黃連埠而城已陷九日楊沂中率兵襲濠

州不克宋史本傳不載俊克廬
州俊既不守廬又不援濠附識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

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
薦士大夫監司郡守者甚衆雖劉子羽自謫籍起家亦
俊力也加太傅封廣國公尋進益國公十二年以殿中
侍御史江邈論之罷為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充醴
泉觀使初檜以俊助和議德之故盡罷諸將以兵權付
俊歲餘俊無去意故檜使邈攻之尋進封清河郡王奉
朝請十六年改鎮靜江寧武靜海軍二十一年冬帝幸

其第拜太師以其姪清海軍承宣使子蓋為安德軍節度使其他子弟遷秩者十三人南渡後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為名將世稱張韓劉岳

伏請通鑑輯覽

御批南渡諸將世以張韓劉岳並稱然當日始終未嘗敗衄者獨一岳飛耳韓世忠雖時見失利而戰功尚可指數至張俊輩之少著微勞不過削平內地羣盜其與金人遇未常不望風鼠竄也即如楚州之役張俊既畏縮辭避至五降御札而光世託不奉行逮後劉麟遷金師南下光世坐視遷延康廬州不守反告趙鼎以向事為他人任惠幾有無君之心高宗不能明抵其罪光世得以榮寵倖終而史官亦榮以中興佐命目之無識甚矣

然濠壽之役俊與錡有隙獨以楊沂中為腹心故有濠

梁之劫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俊懦慈無能心多猜忌其于劉玠固久深嫉之當金師免漢州不從其退師據險之謀及聞兵去又不信其嚴兵設備之說且阻錡無往遂至倉卒敗逃死傷枕籍欲邀功而過以喪師不聞問其失律之罪當特設令可知矣

岳飛冤獄韓世忠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心術之殊也

遠哉帝於諸將中眷俊特厚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張俊才勇既不逮岳飛遠甚又嫉其驟貴累立顯功猶嫌曰積寇至甘心作檜鷹犬百計傾誣織成冤獄其罪豈在檜下高宗任其肆意妄為曾不加察轉使之榮保功名非庸闇而何

然警敕之者不絕口二

十四年卒年六十九追封循王子五人子琦子厚子顏
子正子仁

子蓋字德高父宏從俊軍河上金人破開德府宏戰死
子蓋初從韓世忠討苗傅補承信郎累功遷武功郎紹
興六年劉猷大舉入寇過定遠縣將趨宣化窺淮詔遣
俊會劉光世軍剿之子蓋從俊擊猷于藕塘授閤門宣
贊舍人明年改昌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都總管十
年金人再取河南以興復宿毫功遷登州防禦使兼宣

撫司衙兵副統制十一年二月烏珠入廬州攻含山縣
漸攻歷陽俊遣兵渡江子蓋從王德拔和州又會劉錡
擊金人於柘臯敗之軍勢赫張烏珠復攻濠州子蓋又
敗之于州梁橋除興寧軍承宣使和議成改建康府駐
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累授安德軍節度使三十二年春
金人攻海州急以子蓋為鎮江府都統制往援之即日
渡江馳至楚州淮東漕臣龔濤謂之曰敵衆十倍兵力
不支宜張虛聲攻淮陽使之必救則海州可解子蓋曰

彼若不救將如之何乃亟趨漣水取便道以進次石湫
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謂麾
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遣統制張玘畧陣中流矢死
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諸將繼之殊死戰敵
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金人復整軍來戰子
蓋再率精銳擊之獲其車馬鎧仗退屯泗州孝宗即位
召對賜鞍馬鎧甲束帶且令招集勇敢相時而勦子蓋
受命還招金大將蕭扎巴耶律薩里將其衆來降尋以

疾還鎮江授檢校少保淮東招撫使未赴卒年五十一
贈太尉諡恭莊

張宗顏字希賢延安人父吉為涇原將解宣威城圍死
之宗顏以父恩補三班供職監閤鄉酒稅積官至涇原
副將權殿前司統轄御營軍統制張俊選為統領從俊
討浙西寇秀州軍校徐明以城叛宗顏夜襲其城明遁
轉忠州刺史遷御前中軍統制金人攻明州宗顏破其
前軍盜楊勅破松溪命宗顏及李棒陳思恭討之宗顏

次浦城不進勅又掠建州宗顏趨南劍州與勅遇遂歸盜猶未平謬言已擊退侍御史沈與求劾之貶二秩從俊討李成與成將馬進戰玉隆觀敗之遷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神武右軍統制改麟州觀察使偽齊挾金人攻宣化鎮俊遣宗顏潛渡江出其後襲之不勝俊庇之以捷聞遂加沂州防禦使繼以兵襲擊淮北復遷崇信軍承宣使宣撫司前軍統制偽齊入寇督府張浚遣楊沂中與俊合兵禦之檄宗顏自泗州為後繼與貌遇于

李家灣大破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八年知廬州總帥事敵數百騎抵城下宗頴以騎百餘禦之敵退紹興九年卒年四十四贈保靜軍節度使諡莊敏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延慶次子初以蔭補三班奉職累陞鄜延路兵馬都監蘄州防禦使方臘反延慶為宣撫使司都統遣光世自將一軍趨衢婺出其不意破之賊平授耀州觀察使陞鄜延路兵馬鈐轄時有事燕

蕭光世從延慶取易州授奉國軍承宣使金將郭藥師
降除威武奉寧承宣使延慶遣諸將擣虜趨燕以光世
為後繼光世不至諸將失援而潰降三官河北賊張通
掠濟州境詔光世討之光世曰賊烏合非有紀律乃佯
北以逃之賊競進光世引騎貫其中賊大潰復承宣使
統帥延路馬步軍副總管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夏人
乘間寇杏子堡堡有兩山對峙地險阨光世據之敵至
敗去擢侍衛馬軍都虞候金再攻汴光世入援聞范致

虛傳檄諸路引兵會之會有詔止勤王兵光世以為宜速進不可以詔示衆既而聞京城事遂別道趨虢至濟州謁康王命為五軍都提舉王即皇帝位命省視陵寢尋為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行在都巡檢使斬山東賊李昱遷奉國軍節度使平鎮江叛兵改滁濠太平州無為軍江寧府制置使討張遇於池州遇見官軍不整越湖出官軍後官軍亂光世幾被執王德救之得免遇循江而上光世整兵追至江州斷其後軍破之遇復東

下又追擊於江寧二年以功加檢校少保命討李成光
世以王德為先鋒大敗之再戰皆捷成遁執其謀主陶
子思加檢校少傅帝在揚州金騎掩至天長光世迎敵
未至而軍潰帝倉卒渡江命光世為行在五軍制置使
屯鎮江府控扼江口尋加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苗
劉為亂素憚光世張浚在平江馳書諭以勤王光世不
從呂頤浩遣使至鎮江說之乃引兵會于丹陽兵進光
世以選卒為游擊仍分軍殿後遇苗翊馬柔吉軍于臨

平與韓世忠等破之至行在遷太尉御營副使光世遣
王德助喬仲福追傳至崇安縣盡降其衆傳僅以身免
逆將范瑗被執張俊使光世撫定其衆又招賊靳賽降
之命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受杜充節制
光世言受充節制有不可者六帝怒光世始受命隆祐
太后在南昌命光世移屯江州為屏蔽既至日置酒高
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比金人至遂遁
自信州引兵至南康酈瑑圍固始縣光世遣人招降之

又遣王德擒妖賊王念經于信州充御前巡衛軍都統
制召赴行在授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光世言安撫
控制一路若但守鎮江則他郡有警不可離任望別除
守臣光世專充安撫使從便置司時光世慮金人必過
江故預擇便地帝覺之止許增辟通判右諫議大夫黎
確疏其擇便求佚帝釋不問加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以遣之光世乞便宜行事不許時韓世忠張俊
兼領浙西制置使光世復言本路兵火之餘不任三處

需求遂罷世忠兼領時金兵留淮東光世頗畏其鋒
楚州被圍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援楚者五竟不行但
遣王德卽瓊將輕兵以出時奏殺獲而已楚州破命光
世節制諸鎮力守通泰完顏昌弋承楚光世知其衆思
歸欲攜貳之乃鑄金銀銅三色錢文曰招納信寶獲敵
不殺令持錢文示其徒有欲歸者扣江執錢為信歸者
不絕因募奇兵赤心兩軍昌遂拔砦去紹興元年金人
渡淮真揚皆闕守命光世兼淮南京東路宣撫使置司

揚州措置屯田迄不行張俊討李成又命光世分兵往
舒蘄擣其巢穴光世以江北盜未平為辭命兼淮南宣
撫使領真楊通承楚州漣水軍郭仲威謀據淮南以通
劉豫光世遣王德擒之并其衆范宗尹言光世軍多冗
費請汰其罷軟者帝因作手書與之淮北人多歸附者
命光世兼海泗宣撫使以安輯之五湖捕魚人夏寧聚
衆千餘掠人為食郭仲威餘黨出沒淮南邵青據通州
光世皆招降之光世請鑄淮南宣撫使印給錢糧增將

吏皆從其請仍給鎮江府常州江陰軍苗米三十七萬斛為軍中一歲費二年復命移屯揚州時至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入朝言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為根本計右司諫方孟卿劾之乞召宰執與議使之必往光世猶以乏糧為辭光世之來以繒帛方物為獻帝命分賜六宮中丞沈典求以為不可命還之呂頤浩奏光世軍月費二十萬緡乞差官考覈詔御史江躋度支胡蒙至軍點校終不得實帝方倚其成功尋詔兩漕臣

措置鎮江酒稅務又省織御服局七百萬緡以助之加
寧武寧國軍節度使光世奏部將喬仲福新寨防江有
勞詔進一官給事中程瑀言光世兵未渡江金人或渡
淮江浙必震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汊之間以備退
保詔以章示之光世遷延如故三年命光世與韓世忠
易鎮同召赴闕授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世忠既至鎮
江城下姦人入城焚府庫光世擒之皆云世忠所遣世
忠屯登雲門光世引兵出懼其扼已改途趨白鷺店世

忠遣兵襲其後光世以聞帝遣使和解仍書賈復寇恂
傳賜之命為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劉豫將王彥
光揚兵淮上有渡江意光世扼馬家渡遣鄆璦屯無為
軍為濠廬援賊乃退光世奏鄆廷李侂充閤門祇候言
者論其涉私罷之金人劉豫入侵時光世張俊韓世忠
權相敵且持私陳帝遣侍御史魏玘至軍中諭以滅怨
報國光世乃移書二帥二帥皆復書致情光世始移軍
太平以援世忠金兵退光世入覲遷少保請以所置淮

東田易淮西田給事中晏敦復言其擾民而止又請竝封其三妾為孺人南渡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會改神武軍為行營護軍以光世所部稱左護軍劉豫築龍城以窺淮西光世遣王師戡破之加保靜軍節度使遂領三鎮張俊撫淮上諸屯劉豫挾金人分道入侵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興韓世忠張俊鼎立楊沂中將精卒為後距劉猷驅鄉民偽為金兵布淮境光世奏廬難守欲還太平俊命呂祉馳往軍中督師光世已舍廬州退

俊遣人厲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
已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王德鄴瓊領兵自安豐出謝步
遇金將三戰皆敗之張俊入對言光世驕惰不戰不可
為大將請罷之帝命與趙鼎議遂遷護國鎮安保靜軍
節度使右司諫陳公輔劾其不守廬州張俊言其沈酣
酒色不恤國事乞賜罷斥光世亦引疾請罷軍政又獻
所餘金穀于朝拜少師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
賜甲第一區以兵歸都督府初光世麾下多降盜素無

紀律至是督府命呂祉節制其軍鄺璦殺祉驅諸軍降
劉豫九年用講和恩賜號和衆輔國公臣進封雍國公
陝西宣撫使弟光遠疏其短中丞勾龍如淵再論光世
不可遣而止十年金人圍順昌拜太保為三京招撫處
置使以援劉錡光世請李顯忠為前軍都統又請王德
自隸德不願受其節制顯忠行至宿泗軍多潰進至和
州秦檜主罷兵召還光世入見為萬壽觀使改封楊國
公卒年五十四贈太師官其子孫甥姪十四人諡武僖

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開禧元年追封鄜王光世在
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建
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又蚤解兵柄與時浮沈不為
秦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不逮遠矣
王淵字幾道熙州人後徙環州善騎射應募擊夏國屢
有功累遷熙河蘭湟路第三將部將權知鞏州寧遠砦
諸羌入寇經畧司討之表淵總領岷山蕃兵將興師城
澤州羌悉衆來爭淵奮擊大破之追至邈州城移同總

領湟州蕃兵將兼知臨宗若坐法免宣和五年劉延慶
討方臘以淵為先鋒賊將據錢塘勢張甚淵諭裨將韓世
忠逆戰而偽遁自以强弩伏數百步外賊追之伏弩大
敗逐北至淳安賊據幫源峒遂圍而平之授閤門宣
贊舍人權京畿提舉保甲兼權提點刑獄公事繼從延
慶攻契丹護餉道戰敗為敵所獲已而逃歸猶以出塞
遷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又從楊惟忠辛興宗破羣盜
高托山等遷拱衛大夫寧州觀察使靖康元年為真定

府總管就遷都統制吳湛據趙州叛淵討平之金人攻汴京范訥統勤王兵以淵為先鋒尋以所部歸康王府明年張邦昌僭立康王如濟州命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淵至汴都以朝服見邦昌納謁曰參冢宰相公邦昌始易紫袍延之政事堂淵慟哭宣教康王即皇帝位淵與楊惟忠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羣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始置御營司以淵為都統制扈從累月不釋甲帝如揚州授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尋改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進保大軍承宣使時羣盜讙起以淵為制置使平杭賊提兵四出所向皆捷平軍賊趙萬於鎮江誅杭賊陳通於杭州降張遇於楊子橋期年羣盜畧遷嚮德軍節度使建炎三年二月金人攻揚州帝倉卒渡江淵從至鎮江專管江上海船諸將所部皆不能濟劉光世見帝泣訴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皇甫佐以自解自是淵失諸將心帝欲留鎮江以援江北羣臣亦固請淵獨言鎮

江止可得一而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議遂決命淵守姑蘇言戎器全缺兵匠甚少乞括民匠營繕尋自平江赴行在拜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命下諸將籍籍帝聞之乃命免奏事簽書仍解都統制以慰衆心先是統制官苗傳自負世將以淵驟用頗缺望劉正彥嘗招巨盜丁進亦以賞薄怨淵而內侍康履頗用事及淵入樞府傳正彥以其由官官薦愈不平俟淵入朝伏兵殺之併殺康履

遂成明受之變淵時年五十三淵為將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言朝廷官人以爵祿足代耕若事雖刀曷若為商賈邠然多殺降人深交內侍故及於禍贈開府儀同三司累加少保官其子孫八人紹興四年又官二人乾道六年謚襄愍子倚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德清砦人疎眉俊目猿臂善騎射起行伍為清澗都虞候建炎三年隸大將韓世忠麾下擢偏將世忠出下邳聞金兵大至士皆駭愕元領二十

騎擒其生口知敵動息俄逢騎數百身自陷陣橫刺敵將墜馬餘皆遁去授閤門宣贊舍人苗劉之變從世忠討之戰於臨平賊遁追擒于浦城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忠治兵京口邀其歸路以海艦橫截大江金人出小舟數十以長鉤板艦元在別舸躍入敵舟以短兵擊殺數十人擒其千戶授忠州團練使統制前軍繼從討閩寇范汝為轉討湖外諸盜時劉忠據白面山憑險築壘世忠討之賊因山設望樓從高瞰下以兵守之屯壯銳

于四山視其指呼而出戰元單騎涉水薄賊砦周覽其
形勢歸告世忠曰若奪據其望樓則技窮矣世忠然之
遣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矢自下趨高賊衆莫
支乃據望樓立赤幟大軍並進夾擊之賊遂平改相州
觀察使紹興四年金人偽齊合兵入侵世忠自鎮江趨
楊州命元屯承州元度金人將至城下遣百人伏要路
百人伏嶽廟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金人過我當
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視我麾旗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自

嶽廟走伏者背出又決河岸過其歸路金人果走域下
伏發金人進退無路乃走嶽廟元追之獲百四十八人
止遣二人時域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頭虎直造域
下約降元匿其兵以微服出偽若降者金人稍懈俄伏
發擒黑頭虎未幾金兵四集元戰却之追北數十里金
人赴水死者甚衆改同州觀察使六年從世忠出下邳
以數百騎破敵伏兵授保順軍祿宣使十年畧地淮陽
至劉令莊騎繞三百當敵騎數千元揮戈大呼衆爭奮

敵披靡俄而救至後部疑懼元回顧曰我在此若等無慮衆乃安轉戰自辰至午敵退成列而還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以元為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統其衆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尋授信保軍節度使卒年五十四贈檢校少保曲端字正甫鎮戎人父渙任左班殿直戰死端三歲授三班借職警敏知書善屬文長於兵畧歷秦鳳路隊將涇原路通安砦兵馬監押權涇原路第三將夏人入寇

涇原帥司調統制李庠與端捍禦庠雖兵栢林堡斥堠
不謹為夏人所薄端力戰敗之整軍還夏人再入寇西
安州懷德軍相繼陷沒鎮戎當敵要衝無守將經畧使
席貢疾栢林功奏端知鎮戎軍兼經畧使統制官建炎
元年金羅索攻陝西入長安鳳翔關隴大震端時治兵
涇原招流民潰卒所過人供糧秣道不拾遺金游騎入
境端遣副將吳玠據清溪嶺與戰大破之端棄其退遂
下兵秦州而義兵已復長安鳳翔統領官劉希亮自鳳

翔歸端斬之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為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及金人復攻陝西庶召端會雍耀間端托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則檄貢勒端還舊任遣陝西節制司將官賀師範趨耀別將王宗尹趨白水且令原慶出師為援三帥各遣偏將劉仕忠寇鯁來與師範會庶欲往耀督戰已行會龐世才兵至邠端中悔以狀白庶言已赴軍前庶乃止師範輕敵不戒卒遇敵于八

公原戰死二將各引去端遂得涇原兵柄既而金人謀知端庶不協併兵攻廊延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趨其進又遣使十數輩往說端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而實無行意權轉運判官張彬為端隨軍應副問師期端曰兵不滿萬不幸而敗則金騎長驅無陝西矣不如蕩其巢穴攻其必救乃遣吳玠攻華州拔之端自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之三水與玠會襄樂金攻延安急庶收散亡往援

知鳳翔府王瓚亦將所部赴之比庶至甘泉而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軍付瓚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入壁者雖貴不敢馳庶至端令每門減其從騎之半及帳下僅數騎而已端猶虛中軍以居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于庭既而與張彬及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良久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欲即軍中殺庶奪其兵夜走寧州見陝西撫諭使謝亮請誅

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擅誅于外是跋扈也
公為則自為端意阻復歸軍明日庶見端為言已自劾
待罪端拘縻其官屬奪其節度使印庶乃得去王玢將
兩軍在慶陽端召之玢不應會有告玢過邠軍士劫掠
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玢至慶陽玢已去遽
遣兵要之不及初叛賊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
義兵統領張宗諤誘斌如長安而散其衆欲徐圖之端
遣吳玠襲兵擒之而自襲殺宗諤三年遷康州防禦使

涇原路經畧安撫使時延安新破端不欲去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畧司公事自謝亮歸朝廷聞端欲斬王庶疑有叛意以御營司提舉召端端疑不行議者喧言端反端無以自明會張浚宣撫川陝入辨以百口明端不反浚自收攬英傑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為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知渭州浚雖用端然未測端意遣張彬以招填禁軍為名詣渭州察之彬見端問曰羅

索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尼雅滿
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
常為客彼常為主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
其耕獲彼不能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彼為客不一
二年必自困斃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端
言復命浚不主端說四年春金人攻環慶端遣吳玠等
拒于彭原店端自將屯宜祿玠先勝既而金人復振玠
大敗端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

按張魏公三戰
本末畧金羅索

與其副薩里罕及黑峰等攻邕州曲端拒之西戰皆捷至白店原金引衆來攻又為端所敗本傳於端之敗金不及玠怨端不為援端謂玠前軍已敗不得不據險以一語

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是秋烏珠窺江淮浚議出師撓其勢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端既與浚異浚積前疑竟以彭原事罷端兵柄與祠再責海州團練使萬安州安置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

曲端桀驁不馴屢形跋扈張浚非不知之特以其臨陣聲尚堪制勝為朝廷惜繁侮之才故以百口保端明其

非叛委任不疑雖甚頑劣之人亦當為之感動出死力以相報矣乃陝州之國復挾彥仙私嫌不遵檄赴救儼然仍
以王庶待浚浚見其怙終若此尚安望其同心集事乎他
日恭州之獄雖由讒譖而成而其致釁不可謂非自取也

是年浚為富平之役軍敗誅趙哲貶劉錫浚欲慰人望
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馬出力最多皆緣前帥曲端
訓練有方叙端左武大夫興州居住紹興元年叙正任
榮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徙閬州於是浚自興州移
司閬州欲復用之玠與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利於
張公王庶又從而間之浚入其說亦畏端難制端嘗作

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
謂其指斥乘輿於是送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
鞭其背隨恨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
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
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繫
維之糊其口燭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血
而死年四十一陝西士大夫莫不惜之

伏諸通鑑輯覽

御史曲端抗違軍機坐視危急不援以致城陷將歿止再
三坐以失律之誅亦不為枉王庶以前諸事即不追咎而

陝州彭原之致敗皆張浚所自擊若彼時即請朝命誅之誰得而議其非者乃於事後信姜莊之讒羅織逮繫且以非法致之死恭州之獄論者咸以為冤淺實不能辭懷私而殺之罪矣尋追復宣州觀察使

謚莊愍端有將略使展盡其才要未可量然剛愎恃才凌物此其所以取禍云

王友直字聖益博州高平人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年十二隨父游諳兵法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友直結豪傑志恢復迺矯制自擬承宣使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

爲十三軍軍置都統制等官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
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乃與王任馮穀張昇牛汝霖
列奏于朝欲領衆南歸時金人尚在揚州久不報友直
將由壽春涉淮道拜敕書勉以率衆擣敵犄角應援除
友直檢校少保天雄軍節度使王任等並授爵有差得
便宜行事旋與敵遇相拒淮北敵兵來益衆友直即率
所部渡淮既而審所遇乃歸師悔不襲擊之高宗視師
江上見于金陵賜金帶章服錫賚及二子友直恥前功

不遂自陳改復州防禦使以忠義軍統制隸鎮江都統
司越四月詔偕統制張子蓋援海州方接戰友直張一
旗大書宋忠義將河北王九郎以自表潛由小徑背敵
陣因其輜重扼歸道橋子蓋知友直已乘敵後麾軍進
擊敵潰走圍遂解轉宜州觀察使孝宗受禪友直與統
制朱寧數出奇轉戰張浚都督江淮一見喜之辟建康
前軍統制隆興二年金人犯邊宣諭使王之望命以前
軍戍昭關友直不踰時即行他軍同戍者敵至輒退支

直派軍堅守金兵駐黃山鼓柝相聞益整暇自持乾道
元年移鎮江御前諸軍統制俄改步司左軍統制兼左
驍衛上將軍初淮北之戰支直母子相失至是訪得之
乃與其妻李攜二女自淮而還累遷侍衛親步軍都指
揮使朝廷議遣馬步二司移屯重地丞相虞允文欲先
發步司支直請以馬司先及馬帥李顯忠屯金陵支直
奏馬軍道途轉徙困斃已甚有旨免移步司八年轉承
宣使旋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淳熙元年授奉國軍節度

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閱于茅灘鎧仗精明號令閑肅明年進殿前指揮使賜第中都賜田平江燕射咸預晚節宴安軍政稍失降宜州觀察使尋罷宮觀徙居信州以郊祀恩內徙三奉祠復武寧軍承宣使卒年六十一追復節度使贈檢校少保

李寶河北人

按宋名臣言行別錄作乘氏人

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

金主南侵淮浙姦民倪詢梁簡等

按宋名臣言行別錄作倪詢商簡梁三兒

教金造船且為鄉導金使蘇保衡造舟于潞河將縣海

道襲浙江迺投寶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
與守臣督海舟捍禦賜寶衣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及
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與邊士寧潛伺
敵動靜虛實寶將啟行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
非利寶下令敢阻大計者斬遂發蘓州大洋行三日風
甚惡舟散不可收寶忼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邪
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酬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
士寧自密州回得敵耗甚悉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

州寶大喜趣衆乘機進發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為動風少殺始縱舟泊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岍以劒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汝等當力戰因握槊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賁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勉以共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擣士遣辨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如王世修輩各署旗集義勇爭應援多者數萬人寶列名上諸朝檄所部會密之膠西命公佐

以郡事昇勝與俱發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
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俄有風自
施樓中來如鍾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
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紿敵兵入舟中使不知宋師猝
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掣
斫舉帆帆皆油繡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
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煙焰旋起延燒數百艘
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

之金所簽中原舊民皆登島脫甲歸命俘大漢軍三千
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嘉努等六人禽倪詢等上于朝獲
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
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寶將乘勢席卷公佐切諫以
為金主方濟淮間通泰已陷得遠失近且有腹背憂刀
還軍駐東海視緩急為表裏援遼曹洋輕舟報捷詔獎
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度使沿海
制置使賜金器玉帶寶戰具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

槍克敵弓弩俾所司為式製之卒贈檢校少保

成閔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應劉韜募捍金兵高宗即位閔領數百騎至揚州韓世忠追苗傅及龔烏珠討范汝為閔皆在戎行又以力戰却敵積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旋以取海州功擢磁州團練使召見賜袍帶錦帛加寶玉束帶時方與金盟世忠罷兵詔進閔棣州防禦使殿前遊奕軍統制歷遷保寧軍承宣使紹興二十四年拜慶遠軍節度使金主將南侵詔閔提禁旅三萬

鎮武昌命湖北守漕創砦屋三萬間以待之發折帛米
錢茶引共百四十餘萬緡義倉和糶米六十三萬石備
軍用仍賜金器劔甲臨遣之閔至鄂未幾進屯應城縣
八月除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九月兼京西
河北招討使十一月詔回援淮西閔喜於得歸冒雨兼
程趨建康士卒多道死朝廷所給犒師物俱掩歸已士
卒有怨言閔斬之未幾除淮東制置使駐鎮江既而詔
閔保上流發張成華旺軍回駐鄂自引兵渡江趨揚州

及金人渡淮北去閔列兵南岸軍士聲相聞金人笑之
曰寄聲成太尉有勤護送閔至泗州奏已克復淮東尋
入朝凡侍從卿監閣門內侍皆有賂遺左正言劉度劾
之猶超拜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尋復為御史論列罷
太尉婺州居住奪慶遠節乾道初聽自便歸湖州尋詔
復節都統鎮江諸軍九年請祠致仕治園第于平江溇
熙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十一人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源人幼知學嗜兵書用材武試崇

政殿授河北隊將戍燕高宗以大元帥開府檄統先鋒
援京師建炎元年從張俊討李昱俊輕騎先行遇伏密
奔射斃數人乃脫擢閣門祇候俊置靖勝軍以密統之
平賊董青趙萬徐明等累功轉武節郎左軍統領金兵
陷揚州士民隨乘輿渡江衆數萬密露立水濱麾舟濟
之苗傅之變破赤心軍于臨平金人攻明州俊遣密及
楊沂中與殊死戰敗之進武功大夫陞統制又破李成
馬進賜金帶轉親衛大夫康州刺史總管涇原馬步軍

平張莽蕩尋詔入衛十年金攻亳宿從俊營合肥出西路時水潦暴漲涉六晝夜始達宿與敵遇敗之明年敵分兵犯滁濠密進擊之且命張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縣伏篁竹間敵疑宵遁密乃引兵出六丈河斷其歸路又敗之進中衛協忠大夫和州團練防禦使尋拜宜州觀察使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海寇朱明暴橫密授張守忠方畧曰海與陸異窮之則日月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拊定之耳守忠用其計明降進

定江軍承宣使崇信軍節度使以年勞轉太尉拜開府儀同三司明年領殿前都指揮使獻本軍酒方六十六所積錢十萬緡銀五萬兩助軍用詔獎之上疏告老以萬壽觀使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保致仕俄報金復犯淮詔密再為殿前都指揮使和議成罷為醴泉使乾道元年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少傅

劉子羽字彥修建州崇安人資政殿學士韜之長子也宣和末韜帥浙東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其父破睦

賊入主太府太僕簿遷衛尉丞從韜守真定會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祕閣京城不守韜死之既免喪除祕閣修撰知池州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為根本改集英殿修撰知秦州未行召赴行在除樞密院檢詳文字建炎三年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來不肯釋兵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浚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

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
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
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先世出撫其衆數
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爾
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
營五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材宣撫川陝
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募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
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徽猷閣待制金人窺江淮急浚

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州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撫

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閔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
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
而動庶幾猶可以補前愆奈何為此言乎浚然其言而
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請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
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子羽命吳
玠和尙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
備引去明年金人復聚兵來攻再為玠所敗浚移治閬
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

明年玠戍河池王彥戍金州二鎮皆饑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鎮遂安除寶文閣直學士是冬金人攻金州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大驚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闌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

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
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便去矣
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
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
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
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
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自金人入
梁洋西蜀復大震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

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薩里罕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

之於武休不及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旗招子羽

按宋名臣

言行別錄載薩里罕遣十五輩齎書與旗來招子羽子羽斬其十四人令一人還宋史與本傳異

子羽

斬其九而縱其一還寄語曰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

招也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

不繼又腹背為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亟

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

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蜀為必取計浚雖衄師卒能全

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元四年坐富平之後與浚

俱罷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張浚富平之敗心雖可原然失律之罰不可逭也至劉子羽以參軍技藝其間既疎浚於未戰之前及浚屢欲退避皆以子羽而止繞風之役亦不為無功朝議因其與浚用事並從貶逐殊失點涉之平豈其前後參畫朝廷皆未之聞乎尋為言者所論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吳玠

始為裨將未知名子羽獨奇之言於浚浚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至是除川陝宣撫副使上疏論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原官提舉江州太

平觀張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令諭西帥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未幾權都督府參議軍事與主管幾宜文字熊彥詩同撫諭川陝還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時張浚以劉光世驕惰密奏罷之而以其兵屬子羽子羽辭乃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張浚罷相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上批出白州安置同疏再上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年張浚薦子羽復原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入侵子羽建議清野淮東

之人皆徙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柘皋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復徽猷閣待制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復提舉太平觀十六年卒子珙自有傳

呂祉字安老建州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建炎二年為右正言以論事忤執政通判明州紹興元年為荊湖提刑招捕羣盜有方進直祕閣尋召赴行在韓世忠辟

社議軍事除直徽猷閣充參議官辭不行三年陞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社到官與通判府事吳若等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大略謂立國於東南者當聯絡淮甸荆蜀之勢今臨安僻在海隅移蹕江上然後可以繫南北離散之心四年冬金人攻淮江左戒嚴獨韓世忠統銳卒在高郡金既陷漣水破山陽盱眙遂攻永州社上章言宜遣兵為世忠援既而援兵不至世忠退保鎮江社再上言置江北於度外非命帥宣撫兩淮之意

且恐失中原心唯當急遣諸將且乞親御六師庶幾上下協心可以不戰而勝於是降詔親征車駕至平江金人退師五年召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文字尋除兵部侍郎兼戶部侍郎給事中六年遷刑部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俄遷吏部侍郎劉豫分道入寇時車駕駐平江或請回臨安且令守江防海社獨抗言當振士氣以控敵鋒不可遽退以示弱劉麟衆十萬已次濠壽劉光世在合肥欲移屯太平州軍已行乃命社馳往軍前督

其還七年遷兵部尚書陞督府參謀軍事往淮西撫諭
諸軍浚以劉光世驕惰罷之乃命王德為都統制鄧瓊
副之瓊與德素不協祉還朝瓊與德交訟于都督府及
御史臺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八月復命祉往
廬州節制之祉至廬州瓊等復訟德祉諭之曰若以君
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雖
有大過亦闊略況此小嫌乎當力為諸公辨之保無他
慮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賽

兵權其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朝廷命張俊為淮西宣撫使置司盱眙楊存忠為淮西制置使劉錡為副置司廬州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見之大驚欲返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之瓊遂率金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祉下馬曰劉豫逆

臣我豈可見之死則死於此又語其衆曰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鄺瓊去從逆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遇害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旌其忠云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晉陵人宿之曾孫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范汝為寇閩以世將為監察御史福建路撫諭使入境韓世忠已平賊還尚書右司員外郎又遷起居郎

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兼修政局坐言者落職奉祠未幾
除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入為禮部侍郎改刑部出知
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使建昌兵變殺守臣劉滂嬰城
以叛世將以便宜發兵討平之除兵部侍郎復知鎮江
未幾召為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復遷兵部侍郎尋
以樞密直學士出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宣
撫吳玠以軍無糧奏請踵至世將既入境約玠會議蜀
之饒運邈嘉陵江千餘里半年始達於是奏用轉般摺

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便之紹興九年玠卒以世將為
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時閔陝初復朝廷分軍移屯熙
秦鄜延諸道明年夏金人陷同州入長安諸路皆震蜀
兵既分聲援幾絕時世將在河池吳璘請以百口保破
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遣大將吳
璘田晟出鳳翔郭浩出奉天楊政由赤谷歸河池不數
日璘捷于石壁又拔扶風金人逡巡不敢度隴分屯之
軍得全師而還詔除端明殿學士十一年秋朝廷復用

兵會母喪命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又取華虢兵威稍振未幾瘍發於首除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五十八命有司給葬事

鄭剛中字亨仲婺州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累官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請去不許改祕書少監金歸侵疆檜遣剛中為宣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侍郎後使宣諭川陝諭諸將罷兵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阿贊

謨入境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力爭不從又欲姑取商秦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堅不從繼除州陝宣撫副使烏珠遣人力求和尚原剛中恐敗和好割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與金剛中治蜀頗有方略宣撫司舊在綿閬間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內與梁興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萬剛中始至即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

即聽命都統每入謁必庭參然後就坐吳璘陞檢校少
師來謝語閭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
統制耳儻變常禮是廢軍容行禮如故奏蠲四川雜征
又請減成都府路對糴及宣撫司激賞錢時剛中於階
成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又
請分利州為東西路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劔州大安軍
七郡為東路治興元命楊政為安撫以興階成西和文
隴鳳七州為西路治興州命吳璘為安撫而命郭浩為

金房開達州安撫諸裨將領安撫者皆罷從之弛夔路
酒禁復利州錢監為紹興監秦檜怒剛中在蜀專擅令
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為之不
隸宣撫司不棄頗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不棄歸
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
愈怒遂罷責桂陽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
置再徙封州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七十五

六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十七

列傳

宋七十九

白時中

徐處仁

馮澥

王倫

宇文虛中

湯思退

朱倬

王綸

尹穡

王之望

徐俯

沈與求

程汝丈

王庶

辛炳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進士第累官為吏部侍郎坐
事降秩知鄆州已而復召用政和六年拜尚書右丞中
書門下侍郎宣和六年除特進太宰兼門下封崇國公
進慶國始時中嘗為春官詔令編類天下所奏祥瑞其
有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以進時中進政和瑞應記及
贊及為太宰表賀翔鶴霞光等事園丘禮成上言休氣
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秘書省時燕山日告危急而時

中恬不為慮金人入攻京城修守備時中謂宇文粹中
曰萬事須是涉歷非公嘗目繫守城之事吾輩豈知首
尾邪欽宗即位召大臣決策守京師問誰可將者李綱
言朝廷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之日時中
輩雖書生然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
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乎綱曰陛下僅使臣當以死報於
是以綱為右丞充守禦使時中尋罷為觀文殿學士中
太一宮使御史劾時中孱懦不力詔落職未幾卒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穀熟縣人中進士甲科為永州東安縣令蠻人叛處仁入峒開示恩信蠻感泣誓不復反知濟州金鄉縣以薦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處仁以旱蝗對問邑有盜賊乎曰有上謂處仁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時初置算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道之無所不備非專門比黃帝迎日推策數之始也祖黃帝為宜擢監察御史遷殿中右正言給事中攝開封府裁決如流因繫常空進戶部尚書繼拜

中大夫尚書右丞下母憂免喪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
徙知永興軍童貫使陝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曰此
令一傳則商賈弗行而積藏者弗出名為平價適以增
之轉運使阿貫意劾其格德音倡異論侵辱使者詔處
仁赴闕尋改知河陽落職知蘄州久之以顯謨閣直學
士知潁昌府民有得罪官掖者雖赦不原處仁為奏上
童貫乘是擠之奪職提舉鴻慶宮復延康殿學士知汝
州再奉鴻慶祠知徐州召為醴泉觀使徽宗訪以天下

事處仁對曰天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敝兵民皆困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勝圖者除侍讀復言昔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為出節浮費罷橫斂百姓既足軍儲必豐帝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悅言者謂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為不裕民哉乃罷局出處仁知揚州未幾以疾奉祠歸南都方臘為亂處仁亟見留守薛昂為畫守戰之策因語昂曰睢陽蔽遮

江淮乃國家受命之地脫有非常吾助君死守語聞于
朝起為應天尹河北盜起徙大名尹前尹王革慘而怯
盜無輕重悉抵死小有警輒閉城以兵自衛處仁至即
大開城門徹牙內甲兵人情遂安上備邊御戎十策進
觀文殿學士召為寶錄宮使特陞大學士舊制大觀文
非宰相不除前二府得除自處仁始欽宗即位金人攻
汴處仁儲糧列備合銳兵萬人勤王奏乞下詔親征以
張國威奏至朝廷適下親征詔書以李綱為行營使即

移書綱言備禦方畧金人北歸處仁奏宜伏兵濬滑擊其半濟必可成功召為中書侍郎入見欽宗問割三鎮處仁言國不競亦陵且定武陛下之潛藩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兼門下侍郎童貫部勝捷軍衛徽宗東巡貫既貶軍士有惡言徽宗將還都人洵懼或謀為備處仁曰陛下仁孝思奉晨昏屬車西還天下大慶宜郊迎稱賀軍士妄言臣請身任之乃以處仁為扈駕禮儀使統禁旅從出郊迤二聖還宮部伍肅

然初處仁為右丞言六曹長貳皆異時執政之選而部
中事一無所可否悉稟命朝廷夫人才力不容頓異豈
有前不能決一職而後可共政者乎乞詔自今尚書侍
郎不得輒以事諉上有條以條決有例以例決無條例
則酌情裁決不能決乃申尚書省會處仁以憂去不果
行及當國卒奏行之聶山為戶部尚書兼開封尹庫有
美珠山密語寧德宮宦者用特旨取之處仁奏陛下鑒
近患事必由三省今以珠為道君太上皇后壽誠細故

且美事然此端一開則前日應奉之徒復縱臣為陛下
惜之乃抵主藏吏罪處仁言論初與吳敏李綱合尋亦
有異議嘗與敏爭事擲筆中敏面鼻額為黑唐恪耿南
仲聶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言者論之與敏俱罷
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為中太一宮使尋知東平府提
舉崇福宮高宗即位起為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卒于郡
處仁在宣和間數請寬民力以弭盜賊尹大名以剛廉
稱及為首相無大建明方進言以益人出境社稷再安

皆由聖德儉勤致有天人之助种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陽諸州為防秋計處仁謂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南都受圍時處仁在圍城中都人指為姦細殺其長子庚幼子度吏部侍郎

馮澥字長源晉州安岳人父山熙寧末為祕書丞通判梓州范祖禹薦於朝官終祠部郎中澥登進士第靖康初為左諫議大夫金人圍太原朝廷命李綱宣撫兩河澥奏罷之除尚書左丞金人圍汴詔宗室郡王為報謝

使澥與曹輔以樞密為副留金營三日歸詔暫權門下侍郎欽宗詣金營澥危從張邦昌僭位與澥有舊取之

歸按三朝北盟會編載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張邦昌與金帥書乞還馮澥郭仲荀等金人得書遂遣左丞馮澥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太常少卿汪藻禮部侍郎譚世勳中書舍人孫覲及徐天民蘇慶郭仲荀荀沈晦黃夏卿等還以澥康邸舊臣命為奉迎使總領迎駕儀物使

建炎初除資政殿學士知漳州府言者論澥嘗汙偽命奪職已而復官紹興三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澥論西事與蔡京忤然議論主熙豐紹聖而排鄒浩李綱楊

時君子少之

王倫字正道莘縣人文正公旦弟勗

按宋史王旦傳及歐陽修撰旦神道

碑俱作與弟旭友愛甚篤此作勗金史作勉

裔孫也任俠往來京洛間汴京

失守欽宗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

曰臣能彈壓之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倫曰臣未

有官豈能彈壓遂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

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

宰相何臬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

用建炎元年選能專對者使金問兩宮起居遷朝奉郎
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見金
左副元師宗維議事金留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
帝在黃龍府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黃龍府潛
通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即位久之尼雅滿使烏凌
阿思謀即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
約為兄弟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
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

國果先大聖意乎主上恭勤則必復古盍歸我二帝太
母復我土疆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
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尼雅滿至曰比
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
和決非江南情竇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
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
之尼雅滿不答是後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
相繼入使皆拘之紹興二年尼雅滿忽自至館中與倫

議和縱之歸報是秋倫至臨安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
帝優獎之除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官其二弟一姪
時方用兵討劉豫和議中格三年韓肖胄使金還金遣
李永壽王訓繼至二人驕倨以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
舊故驕倨少損遂拜詔訖事倫請祠劉光世求倫參議
軍事辭宰相趙鼎請召倫赴都堂稟議倫陳進取之策
不合復請祠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后訃至復以倫為徽
猷閣待制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宮使以朝請即高公繪

副之入辭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曰河南地上國既
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以行因附進太后
欽宗黃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賜宇文虛中朱弁孫傅
張叔夜家屬之在金國者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疑有他
謀移文取國書倫報曰國書須見金主面納若所御命
則祈請梓宮也豫脅取不已會遯者至渡河見達蘭於
涿州具言豫邀索國書無狀且謂豫忍背本朝他日安
保其不背大國是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左副元帥

昌送倫等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
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且言
廢豫之謀由已發之帝大喜賜予特異初倫既見昌昌
遣使偕倫入燕見金主首謝廢豫次致使指金主始密
與羣臣定議許和遂遣倫還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
使金國知閤門事藍公佐為之副申問諱日期還梓宮
倫至金國金主為設宴三日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
司郎中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偕倫來朝論以金使肆

嫚抗論甚喧多歸罪倫十一月倫至行在引疾請祠不許趣赴內殿奏事時哲等驕倨受書之禮未定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秦檜議召倫責曰公為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倫見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恐遂議以檜見金使于具館受書以歸金許歸梓宮太后及

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既又以倫為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倫至東京見金右副元帥烏珠交割地界烏珠還燕五月倫自汴京赴金國議事初烏珠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達蘭宗磐主謀割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勿令踰境倫有雲中故吏隸烏珠者潛以告倫倫即遣介具言于朝乞為備烏珠遂命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達蘭十月倫始見金主

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
紹文為宣勘官問倫知達蘭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
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
曰比蕭哲以國書來許歸梓宮太后及河南地天下皆
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
既就館金上復遣紹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
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藍公佐先歸
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

間遂不復遣十年金渝盟烏珠等復取河南倫居河間
六載至十四年金欲以倫為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
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
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厚賂使少緩遂冠帶南鄉再拜慟
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
命彼留欲汙以偽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死年六
十一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哀之詔贈通
議大夫賜其家金千兩帛千匹子述與從兄遵間入金

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後謚愍節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華陽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
官州縣入為起居舍人國史編修官同知貢舉遷中書
舍人宣和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功開邊
將興燕雲之役引金人夾攻契丹以虛中為參議官虛
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
用兵之法必先計強弱策虛實知彼知己當圖萬全今
邊圉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月之儲安危存亡係茲一

舉豈可輕議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自遭金人
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羈
縻封殖為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金人以為鄰域金人
籍百勝之勢虛喝驕矜持卞莊兩闕之計引兵踰境以
百年急情之兵當新銳難抗之敵以寡謀安逸之將角
逐於血肉之林臣恐中國之禍未有寧息之期也王黼
大怒降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虛中建十一策上二十
議皆不報幹里雅布尼雅滿分道入侵童貫聞之憂懣

不知所為即與虛中及范訥等謀以赴闕稟議為遁歸
之計以九月至汴京是日報尼雅滿迫太原帝顧虛中
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人兩路並進事勢若此奈何虛
中奏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
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即命虛中草詔畧曰言路
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
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又言出官人罷應奉等事帝覽
詔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使施行時守禦難其人欲召熙

河帥姚古與秦鳳師種師道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
河陽內衛京城以虛中為資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
虛中檄趣姚古師道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金騎至城
下放兵掠至鄭州為馬忠所敗遂收斂為一西路稍通
師道姚古及其他西兵並得達汴京虛中亦馳歸收合
散卒得東南兵二萬餘人以便宜起致仕官李邈令統
領於汴河上從門外駐兵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西兵
俱潰金人復引兵逼城下虛中縋而入欽宗欲遣人奉

使辨却營非朝廷意虛中承命即往都亭驛見金使王
芮因持書復議和渡濠橋冒鋒刃而進既至敵營露坐
風埃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繞久乃得見康王于軍中
次日侍王至金幕見二太子者禮節倨傲抵暮遣人隨
虛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彥吳敏李綱曹晟及金銀騾馬
之類又欲御筆書定三鎮界至方退軍令虛中再往必
請康王歸虛中再出明年從康王還除簽書樞密院事
自是又三往金人固要三鎮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變色

虛中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金
帥遂解兵北去言者劾以議和之罪罷知青州尋落職
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二年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
復資政殿大學士為祈請使楊可輔副之尋又以劉誨
為通問使王貺為副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中曰奉命
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虛中
有才藝金人加以官爵即受之與韓昉歸俱掌詞命明
年洪皓至上京見而甚鄙之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

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金太祖睿德神功碑進階
金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為國師然因是而知東北之士
皆憤恨陷北遂密以信義結約金人不覺也金人每欲
南侵虛中以費財勞人遠征江南荒僻得之不足以富
國王倫歸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遂詔福州存卹
其家仍命其子師瓊添差本路轉運判官檜慮虛中沮
和議悉遣其家往金國以牽制之金皇統四年轉承旨
加特進遷禮部尚書承旨如故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

貴人達官往往積不平虛中嘗撰官殿榜署本皆嘉美之名惡之者槌其字以為謗訕由是媒孽成其罪遂告

虛中謀反羅織虛中家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

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於

我家豈亦反邪并殺士談

按金史宇文虛中傳云士談字季默高瓊之後宣和末為

忻州戶曹參軍入朝官至翰林直學士有文集行世

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就焚

死天為之晝晦淳熙間贈開府儀同三司諡肅愍賜廟

仁勇且為置後是為紹節

按王倫宇文虛中宋金兩史俱有傳來史所載較詳今刪

此彼存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紹興十五年以右從政郎授進
州政和縣令試博學宏詞科除祕書省正字自是登郎
曹貳中祕東史筆二十五年繇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參大政先是秦檜當國惡直醜
正必不異和議不施已過始久於用時思退名位日進
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卧內屬以後事
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其以我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

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
黨信用之二十六年除知樞密院事明年拜尚書右僕
射又二年進左僕射明年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巧詐
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
檜父子恩也遂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隆興元年符
離師潰召思退復相諫議大夫王大寶上章論之不報
金師赫舍哩志寧遺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鄧四郡
思退欲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

院計議編修官持報書以往既行帝戒勿許四郡仲賢
至宿州布薩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
以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來上猶欲止割海泗思退遽
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為通問使知閭門事龍大淵副
之將割棄四州張浚在揚州聞之遣其子拭入奏仲賢
辱國無狀帝怒會侍御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四郡下
大理究問召浚赴行在十二月拜恩退左僕射浚右僕
射二年浚以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圖進兵帝手批

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詔荆襄川陝嚴邊備竄仲
賢郴州思退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從從事
帝批示三省曰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
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沒遂令之望大淵驛
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
非計帝頗惑之乃命沒行邊還兵罷招納沒力乞罷政
許之帝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既而金專事殺戮帝意
中悔思退復密令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帝聞有敵兵

命建康都統王彥等禦之仍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
布薩忠義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
罪遂罷相尋責居永州於是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
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穉等姦邪悞國招致敵人請斬
之思退憂悸死思退始終與張浚不合浚以霍恥復讐
為志思退每惜保境息民為口實更勝迭負思退之計
迄行然終以不免敵既得海泗唐鄧又索商秦皆思退
力也

朱倬字漢章唐宰相敬則之後七世祖避地閩中為閩縣人世學易入太學宣和五年登進士第調常州宜興簿金將侵邊居民求避地倬為具舟給食衆賴以濟未幾民告滂于郡郡檄倬考實乃除田租什九守怒不能奪張浚薦倬召對除福建廣東西財用所屬官宣諭使明彙再薦于朝時方以劉豫為憂倬因賜對策其必敗高宗大喜詔改合入官與丞相秦檜忤出教授越州用張守薦除諸王府教授檜惡言兵倬論掩骼事又忤之

梁汝嘉制置浙東表攝參謀有羣寇就擒屬倬鞠問獨
竄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日獲寇二百坐死
者七十餘人大父謂此饑民剝食爾烏可盡繩以法吾
其可愧大父乎通判南劍建寇阿魏衆數千劍鄰於建
兵懷不可用倬重賞募卒擒獲境內迄平除知惠州陞
辭因言嘗策劉豫必敗高宗記其言問卿久淹何所倬
曰厄於檜帝愀然慰諭目送之旬日間除國子監丞尋
除浙西提舉且命自今在內除提舉官令朝辭上殿蓋

為倬設也除右正言累遷中丞嘗言人主任以耳目非
報怨任氣之地必上合天心每上疏輒風興露告若上
帝鑒臨奏疏凡數十如發倉廩蠲來價減私鹽覈軍食
率焚稿不傳知貢舉遷參知政事紹興三十一年拜尚
書右僕射金兵偪江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
帝深然之又策敵三事上馬者為耕築計中馬者守備
下則妄意絕江金必出下策果如所料史浩虞允丈王
淮陳俊卿劉拱之進用皆倬所薦也高宗自建康回鑾

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心不自安屢求去詔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孝宗即位諫臣以為言降資政殿學士明年致仕卒復元職恤典如宰相贈特進孫著淳熙十四年登第仕至吏部尚書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五年進士第授平江府崑山縣主簿歷鎮江府婺州臨安府教授權國子正時初建太學亡舊規憑吏省記吏緣為

姦綸墮正之其弊稍革遷敕令所刪定官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兼權兵部郎官言孔門弟子與後世諸儒有功
斯文者皆得從祀先聖今闡庠序修禮樂宜以其式頒
諸郡縣二十四年以御史中丞魏師遜薦為監察御史
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遂劾綸且言智識淺昧不能
知綸由此罷去踰年知興國軍檜死召為起居舍人兼
宗政殿說書尋兼權禮部侍郎二十六年試中書舍人
高宗躬親政事收覽威柄召諸賢於散地詔命填委多

綸所草綸奏守臣裕民事乞毋拘五條從之兼侍講帝
喜讀春秋左氏傳綸進講與帝意合嘗同講讀官薦興
化軍鄭樵學行召對命官且給筆札錄其所著史兼直
學士院遷工部侍郎仍兼直院撰吳玠神道碑稱上旨
賜宸翰褒寵二十八年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渝盟邊
報沓至宰相沈該未敢以聞綸率參知政事陳康伯同
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共白其事乞備禦已而綸病肺暍
告請祠二十九年六月朝論欲遣大臣為之使覘敵且

堅盟好綸請行乃以為稱謝使曹勛副之至金館禮甚
隆一日急召使入金主御便殿惟一執政在焉連發數
問綸條對金主不能屈九月還朝入見言鄰國恭順和
好皆陛下威德所致宰臣湯思退等皆賀然當時金已
謀入江特以善意結綸爾綸舊疾作力丐外除資政殿
大學士知福州帝解所御犀帶賜之明年知建康府兼
行宮留守敵入江綸每以守禦利害驛聞帝多從之三
十一年卒贈左光祿大夫諡章敏無子以兄綽之子為

後

尹穡字少稷建炎中興自北歸南紹興三十二年與陸
游同為樞密院編修官權知院史浩同知王祖舜薦其
博學有文召對稱旨二人並賜進士出身孝宗獎用西
北之士隆興元年除穡監察御史尋除右正言二年除
殿中侍御史歷遷諫議大夫未幾而罷初符離師潰湯
思退復相金師移書索地詔侍從臺諫集議穡時為監
察御史以為國家事力未備宜與敵和惟增歲幣勿棄

四州勿請陵寢則和議可成既而盧仲賢出使為金所脅又將遣王之望張浚極言其不可穡為右正言懼和議弗就因劾浚跋扈未幾罷政後將割四郡再易國書歲幣如所索之數而敵分兵入侵帝意中悔穡為侍御史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牽引凡二十餘人時方以和為急擢穡為諫議大夫敵勢寢張遠近震動都督同都督相繼辭行上書著攻和議之失且言穡專附大臣為膺犬如張浚忠誠為國天下共知穡不

顧公議妄肆詆誅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姦謀皆可斬帝雖怒言者而一時主議之臣與穰皆相繼廢黜先是胡銓力言主和非是大臣不悅命銓與穰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二人絜家以行為言者所劾遂皆罷語在陳康伯傳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穀城人後寓居台州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教授處州入為太學錄遷博士久之出知荆門軍提舉湖南茶鹽改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尋改成都府

路計度轉運副使提舉四川茶馬朝臣薦其才召赴行
在除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金人渝盟軍書旁午調
度百出之望區畫無遺事第括民質劑未稅者搜扶隱
匿得錢為緡四百六十八萬衆咸怨之升太府卿孝宗
即位除戶部侍郎充川陝宣諭使先是敵帥合喜寇鳳
州之黃牛堡吳璘擊走之遂取秦州連復商陝原環等
十七郡敵以璘精兵皆在德順力攻之時陳康伯秉政
方議罷德順戍虞允文為宣諭使力爭不從帝以手札

命璘退師之望既代允文宣諭使贊璘命諸將棄德順倉卒引退敵乘其後正兵三萬還者僅七千人將領所存無幾連營慟哭聲震原野帝聞而悔之隆興初右諫議大夫王大寶疏之望罪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未幾除戶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參贊軍權事之望雅不欲戰請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

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有旨留
中俄肅直學士院湯思退力主息兵奏除之望吏部侍
郎為通問使尋議先遣小使覘敵召之望還之望首以
守備不足恃為告帝亟罷都督府以之望為淮西宣諭
使甫拜命又擢右諫議大夫之望因上章極言廷臣執
偏見為身謀乞明詔在庭平其心於議論之際時思退
主和議沒主恢復之望竇陰為思退地也既而視師江
上金復侵邊遂上和戰二策且言措置守禦之備疏奏

未達拜參知政事既入俄兼同知樞密院事敵兵交至
濠楚守將或棄城遁帝命湯思退督淮江師未行復令
之望督視改同都督力辭不行遂以參知政事勞師江
淮之望先嘗貽書敵帥至是王抃使敵軍并割商秦地
許歸被俘人世為叔侄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罷帝聞
敵即退令督府擇利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
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
之罷為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天台乾

道元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捕海賊王大老捷聞
加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温州尋復罷六年卒之望當泰
檜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末年力附和議與思
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地割而敵勢益張之
望迄以此廢焉

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禧死國事授通直郎累
官至司門郎靖康中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時工部侍郎
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

遇客至即呼前驅使之建炎初落致仕奉祠內侍鄭謙
識俯於江西重其詩薦於高宗胡直儒在經筵汪藻在
翰苑迭薦之遂以俯為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昌言
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考
之古今非陽城种放則未嘗不循序而進顧姑以所應
者命之昔元稹在長慶間擢知制誥真不忝矣緣其為
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為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論時
謂荆南監軍崔渾浚竇引之近亦傳俯與宦寺倡酬稱

其警策恐或者不知陛下得俯之由不報俱遂罷紹興
二年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三年遷翰林學士俄擢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兼權參知政事宰相朱勝
非言襄陽上流所當先取帝曰盍就委岳飛參政趙鼎
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俯獨持不可帝不聽會劉光
世乞入奏鼎言方議出師大將不宜離軍俯欲許之鼎
固爭俯乃求去提舉洞霄宮九年知信州中丞王次翁
論其不理郡事予祠明年卒

沈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入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累遷至明州通判以御史張守薦召對除監察御史上疏論執政遷兵部員外郎自劾以為言苟不當不應得遷乃行其言除殿中侍御史帝在會稽或勸幸饒信有急則入閩與求以為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進都建康以圖恢復論范宗尹年少為相恐誤國事帝不悅以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罷召還再除侍御史時軍儲窘乏措置諸鎮屯田與求取古今屯田利害為集議二卷上之江西

安撫知江州朱勝非未至而馬進寇江州陷之與求論
九江之陷由勝非赴鎮太緩勝非罷去時方多事百司
稽違與求援元豐舊制請許臺諫官彈奏帝從之與求
再居言路或疑凡范宗尹所引用者將悉論出之與求
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為進
退今當別人才邪正而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
人服其言呂頤浩再相御營統制辛永宗樞密富直柔
右司諫韓璜屢言其短與求劾直柔附會永宗兄弟為

致身之資帝遂出永宗而璜直柔亦相繼罷黜遷御史
中丞時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兵與求言漢有南北軍
唐用府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
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行文字而已願召大
臣益修兵政助成中興之勢浙西安撫劉光世來朝以
繒帛方物為獻帝已分訖六宮與求奏今為何時而有
此時已暮疏入帝命追取斥還內侍馮益請別置御馬
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門與求劾益專恣請治其

罪謀報劉豫在淮陽造舟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
與求言使賊舟至此則入吾腹心之地海舟自京東入
浙必由秦州石港通州料角崇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
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渚險必
得沙上水手方能轉運宜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
優給錢糧而存養之以備緩急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
自溫州進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物與求奏
曰陛下儉倖大禹今康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

之仍顯黜康國從之與求厯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
幾四百奏其言切直自敵已已下有不能堪者帝時有
所訓敕每曰汝不識沈中丞邪移吏部尚書兼權翰林
學士兼侍讀遂出為荆湖南路安撫使知潭州引疾丐
祠許之四年出知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復以吏
部尚書召除參知政事金師將入侵與求贊帝親征帝
書車攻詩以賜之曰朕以二聖在遠屈已通和今豫逆
亂如此安可復忍與求曰和親乃金人屢試之策不足

信也因奏諸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岳飛
自上流取閬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帝曰當如
此措置五年兼權知樞密院事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
府為名言知泰州邵彪及其營田利害事乞送尚書省
有旨從之與求不能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丈
書邪六年張浚復欲出視師不告之同列及得旨乃退
而歎曰此大事也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丐祠罷出知
明州七年帝在平江召見除同知樞密院事從至建康

遷知樞密院事卒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忠敏

翟汝文字公巽潤州丹陽人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
十年擢議禮局編修官召對除秘書郎三館士建議東
封汝文曰治道貴清淨今不啓上述三代禮樂而師秦
漢之侈心非所願也責監宿州稅久之召除著作郎遷
起居郎皇太子就傳命汝文勸講除中書舍人言者謂
汝文從蘇軾黃庭堅游不可當贊書之任出知襄州移
知濟州復知唐州以謝章自辨罷未幾起知陳州召拜

中書舍人外制典雅一時稱之命同修哲宗國史遷給事中高麗使入貢詔班侍從之上汝文言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序諸侯上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遂命如舊制內侍梁師成強市百姓墓田廣其園圃汝文言於帝師成諷宰相黜汝文出守宣州召為吏部侍郎出知廬州徙密州密負海產鹽禁京屢變鹽法盜販者衆有司窮治黨與汝文曰祖宗法度獲私商不詰所由欲靖民也今繫而虐之將為厲矣悉縱之密歲貢牛黃汝文曰牛

失黃輒死非所以惠農宜輸財分市帝從之欽宗即位
召為翰林學士改顯謨閣學士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
建炎改元上疏言陛下即位赦書上供常數為後獻利
之臣所增者當議裁損如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
六千匹而越州乃二十萬五百匹以一路計之當十之
三如杭歲起之額蓋與越州等杭州去年以減十二萬
匹獨越州尚如舊今乞視戶等第減罷楊應誠請使高
麗圖迎二帝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

假道以至燕雲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
後高麗果如汝文言帝將幸武昌汝文疏請幸荆南不
從紹興元年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除參知政事同提
舉修政局時秦檜相四方奏請填委未決吏緣為姦汝
文語檜宜責都司程考吏牘稽遲者懲之汝文嘗受辭
牒書字用印直送省部入對乞治堂吏受賂者檜怒面
劾汝文專擅右司諫方孟卿因奏汝文與長官立異豈
能共濟國事罷去卒先是汝文在密檜為郡文學汝文

薦其才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為檜屈對案相詬
至目檜為濁氣云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崇寧五年舉進士第改秩知涇州
保定縣以种師道薦通判懷德軍契丹為金人所破舉
燕雲地求援詔師道受降庶謂師道曰國家與遼人百
年之好今坐視其敗亡不能救乃利其土地無乃因此
基女直之禍乎不聽宣和七年金果入寇大宰李邦彥
夜召庶問計庶曰宿將無如种師道宜付以西兵使之

入援邦彥以語蔡攸攸不然以庶為陝西運判兼制置
解鹽事疆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鄧先命席益為京西安
撫使益求庶自副高宗即位除直龍圖閣鄜延經畧使
兼知延安府累立戰功進集英殿修撰陞龍圖閣待制節
制陝西六路軍馬先是河東經制使王燮既遁歸東京
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會宣諭使謝亮入
關庶移書曰夏人之患小而緩益入之患大而迫秋高
必大舉盍杖節率兵舉義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能

從金人大入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
已乘兵渡河攻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
皆震庶傳檄諸路會期進擊涇原統制曲端雅不欲屬
庶以未受命辭居數日告身至又辭金人和端與庶不
協併兵寇鄜延庶在坊州聞之夜趨鄜延以遏其衝金
人說道陷丹州州界鄜延之間庶乃自當延安路時端
盡統涇原勁兵庶屢督其進端訖不行遂陷延安語在
端傳初庶聞圍急自収散亡往援觀察使王燦亦將所

部發興元庶至甘泉而延安已不守既無所歸遂以軍
付燮而自將百騎馳至襄樂勞軍尚倚端為助庶至端
令每門減從騎之半比至帳下僅數騎端厲聲問庶延
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庶
曰吾數令不從誰愛其身者端怒謀即軍中誅庶而奪
其兵乃夜走寧州見謝亮曰延安五路襟喉今既失矣
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請誅庶亮曰使事有指
今以人臣而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為之端沮而

歸乃奪庶節制使印又拘縻其官屬會詔庶守京兆庶
先以失律自劾得罷丁內艱時張浚自富平敗歸始思
庶及端之言可用乃並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
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之兵扼關隴以為後圖浚不
納求終制不許乃版授參議官浚念端與庶必不相容
端未至但復其官移恭州庶因謂浚曰端有反心浚亦
畏端得士始有殺端意矣語在端傳紹興五年起復知
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單寡藉興洋諸邑及

三泉縣強壯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號義士日閱於縣月
閱於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浚言于朝陞徽猷閣
直學士有讒於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明年浚劾庶
輕率傾險落職奉祠尋起知遂寧固避得請六年除湖
北安撫使知鄂州趨闕言紹復大業都荆為可荊州左
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
曹操所以畏闕羽者也帝大異之復顯謨閣待制知荆
南府湖北經畧安撫使又復直學士七年十月以兵部

侍郎召明年春入對因奏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在
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賞功罰罪
其誰不服又口陳手畫秦蜀利害帝大喜即日遷本部
尚書閱月拜樞密副使議者乞遣重臣行邊遂命庶措
置江淮邊防京湖宜撫使岳飛聞庶行邊遺書曰今歲
若不出師當納節請間庶壯之庶還朝論金人變詐自
渝海上之盟因及飛納節之語當是時秦檜再相以和
戒為事金使烏凌河思謀至詔趣庶還庶力詆和議乞

誅金使其言甚切金又遣蕭通古來許割地還梓宮歸
太后庶曰和議之事臣所不知凡七疏乞免官乃以資
政殿學士知潭州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劾庶本趙鼎所
薦敗君罔上庶罷歸至九江被命奪職徙家居焉十三
年御史胡汝明論庶譏訕朝政責嚮德軍節度副使道
州安置至貶所卒孝宗思庶言追復其官謚敏節子六
人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

辛炳字如晦福州侯官縣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累官

至監察御史兼樞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廢發運司轉般倉為直達綱舟入率侵盜沈舟而遁戶部受虛數人畏京莫敢言炳極疏其弊且以變法後兩歲所得之數較常歲虧欠一百三十有二萬支益廣而入沒微乞下有司計度徽宗以問京京怒以炳為沮撓責監南劍州新豐場尋提舉洞霄宮起知袁州移無為軍靖康初召為兵部員外郎高宗即位除左司員外郎辭未幾起直龍圖閣知潭州明年張浚調兵潭州以炳懦怯不能罷

之尋以起居舍人召辭紹興二年復以侍御史召首言
今日公道壅塞風俗頽薄連䟽三省所行乖失數十事
請諭大臣勿廢都堂公見之禮特福建八州添差至百
八十餘員炳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官無益當罷從
之蘇湖地震下詔求言炳言大臣無畏天之心何事不
可為其言甚峻由是宰執呂頤浩居家待罪炳劾罷頤
浩知樞密院事張浚召赴行在炳論其敗事誤國浚坐
落職除御史中丞時方遣使議和炳言金人無信和議

不可恃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以疾請外除顯謨閣直
學士知漳州未赴而卒贈通議大夫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七十五